

Xi Bu Shi 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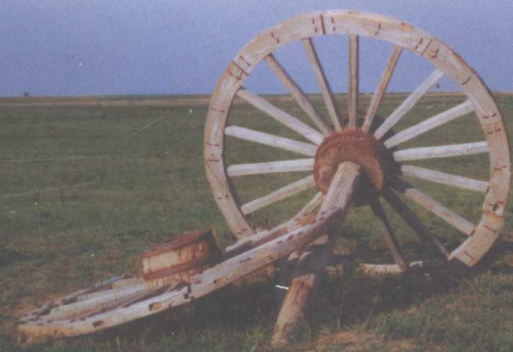
梁存喜 著

西部市长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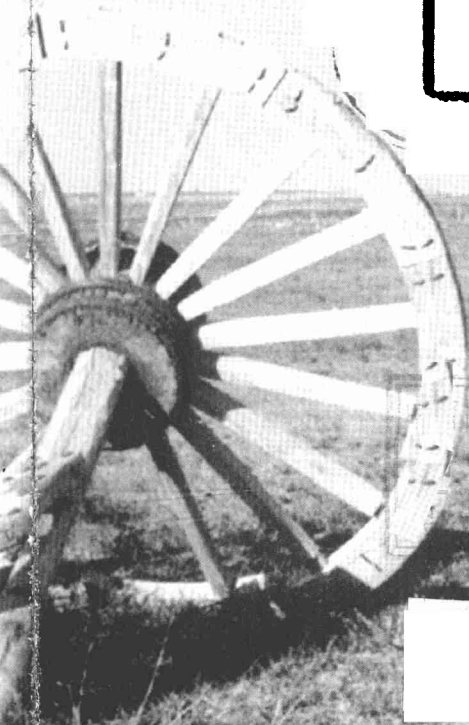


西部市长

梁存喜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部市长 / 梁存喜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723-1

I. 西… II. 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521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6 字数 311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8.00 元

题 记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都说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都说古老的黄河是我们民族伟大的象征，那么现在，请您随我们一起走进黄河，沿着黄河岸边的沙滩乱石走过千沟万壑，去看一看那万古奔腾不息的河流是怎样用她的黄土黄水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优秀儿女吧！

传说远古时女娲造人，正是用黄土加上黄水，才造出了我们黄种人。

于是，我们的主人公从黄河岸边走来，走到了我们面前，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里面……

于是，一个来自黄河岸边的纤夫先后成为两个城市的市长，并在那里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这不是奇迹，也不是当代神话，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犹如黄土一般质朴，犹如黄水一样无华，让你能于字里行间嗅得到黄土和黄水的气息。

第一部

纤夫的爱

他说——此歌的真正发源地为喇嘛湾，来自于那些常年累月在那里走水路的船工……

谁晓得——天下黄河有几十道湾
几十道湾上有几十条船
几十条船几十根杆
几十几个梢公
哎嗨哟哟
把船来
扳



卷 一

1

卷

这里的风野，没一丝遮拦，一阵阵地席卷而来，肆无忌惮地扑到人的脸上身上，撩拨着人们的头发和衣襟，让人们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同时也饱尝了西北黄土高原上那种赤裸裸的粗犷风情。

云压得很低，好像有一场秋雨要落下来。在云间不时有闪电一晃而过，却稍纵即逝，消失在肥厚的云层的后面。可是雨总也落不下来，只有空气里夹杂着一丝湿漉漉的雨的腥气儿，让人充分去体会那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儿。

田野里已经看不到一个人影，一片片刚刚收割完的麦地不远不近地竖立着一个个麦捆子，乍一看倒像是一个个伫立于田野的稻草人儿，在风中悠闲地摇晃着身子。一只硕大的黑鸟儿怪叫着从上方经过，不敢落下，又振翅急遽地飞往村子的那一边，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时，几条汉子沿着那条弯曲的乡间小路一路走来。他们几个长得都十分相像——同样高高大大的身材，同样如刀子雕刻一般的棱角分明的脸膛，同样犀利敏锐的目光注视



着前方的这块起伏不平的黄土地，每个人的脸上都凝聚着一种肃穆庄严的表情。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城里干部流行通用的服装，脸上都有着一种经历过许多风雨和磨难之后才会有的坚韧的神情。他们大步走着，好久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只能听见他们的脚下发出一阵阵沙沙沙的响声。

也许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汉子比其他人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吧，不一会儿，他就走到了前面，将几个兄弟甩下好大一截儿。于是后面的就使劲往前追赶着，一时竟有些气喘吁吁的样子。而前面的那个丝毫也没有要放慢步子的意思，依然用大步行走着。

“四哥，雨又一时下不来，你急什么呢？”终于，几个兄弟当中最小的那个忍不住，在后面叫了起来。

被称为“四哥”的那汉子并不理睬最小的兄弟，只是往前走。连他自己也奇怪，此时此刻，他心中忽然涌上一股急不可耐的激情，迫切想尽快到达前面那个叫“冯家山”的地方。哦，那里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你呢？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其实你并不熟悉；那里的父老乡亲，你可能一个也不认识，说到底，那里的一切对你而言都是陌生的，可你，为什么忽然会对那个地方产生那么大的兴趣呢？不但你自己兴味盎然地要跑到这里来寻根问祖，而且把其他六个兄弟都请了来……不，那怎么是“请”呢，简直就是命令，是强迫，是要挟，是绑架，根本不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到这里来，就将车票塞到他们手里，只一句话：上车再说！于是车轮滚滚，一路风尘，他们就到了这里！直到现在，他还没对他们说过一句话，只是绷着脸儿思索着，仿佛在思考着有关国家社稷之命运的大事，或者思考着关于家族兴亡的重大问题。兄弟几个好像都明白他的心思，什么



话也不问他，只是跟着他走。

当然，要不是老四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心情不佳，要不是他赋闲被“挂”在那里不上不下，要不是他不再是市长而身为平民，要不是他仕途坎坷而引起一片巨大的争论，他们六个兄弟起码会有一半儿不跟他到这里来的——现在谁不忙呢？家事国事天下事，哪一件不把人忙个里外不得闲呢？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谁有闲情雅兴跑到这偏远的黄土高坡上来寻根呢？说老实话，四哥要不是赋闲，他根本也不可能跑到这里来……可是，为了他能有一个好心情，或者说为了能消除他心中的郁闷，他们兄弟几个没有一句话，就跟着他来了！既然现在老四需要他们，他们义无反顾！

从小，四哥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在家里，小小的他，地位却仅次于父亲。那时候家里无论什么事情，在决断之前都要让四哥表态，他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意见，使父母不得不佩服他对各种事情入木三分的剖析，不得不叹服他小小年纪居然有着高屋建瓴般的见地，他的意见便成了父母的意见，他在家中的地位日复一日地提高起来。到后来，尤其是父亲进了牛棚之后，兄弟和妹妹无一不把他当成主心骨……

往事历历在目。只要他一句话，六个兄弟没有一个不听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们也会跟着他往上冲的，更何况他们深深知道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证明每一次他都是对的，所以，当这次他突然提出要回陕北老家来寻根时，大家都不声不响地同意了，尽管大家对此行的意义不甚了解，可也还是默默地跟着来了。

厚重而广袤的黄土地在他们眼前一片片地铺展开来。他们眺望着这块曾经养育过他们父辈的土地，心中的那份沉重



又加重了一层。神木，一块与内蒙古草原打交界的高原，一个在鄂尔多斯民歌中多次被咏唱的地方，一片充满了野性魅力的北方旷野，在本世纪末，这里忽然发现了大煤田，这样现代文明才姗姗随着大工业来到这里；可是，在那些尚未开发的穷乡僻壤，贫困依然是人们的天敌，古老的农业文明在这里依然显示着它的统治力量。这一切，当这冯家的七兄弟踏上这块土地不久就被他们认识到了，于是他们心中的那一份震惊就被强烈地撼动起来，寻根之举的结果是导致了一次自身命运的重新再认识。

卷

一

不时有大滴的雨珠落了下来，凉嗖嗖地打到人的面颊上。走在前面的他没有擦拭落在面颊上的雨珠，任它们在上面久久地挂着。他觉得这是上苍给他的一滴泪；这滴泪在天空已经凝固了很久很久，现在落到了他的脸上，是要给他一种对自然的感悟、生命的感悟。

那感悟究竟是什么呢？他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可这时他们已经走进了冯家山。七个兄弟就像一支小型队伍，他们的进入使这个偏远的村庄吃了一惊——这是些什么人啊？从他们的衣着上来看，像是从县里或者是从省城里来的大干部，可是，那些大干部出则乘车，怎么可能徒步跑到这里来呢？许多年来这里已经很少见到像模像样的大干部了，在一些年纪大些的老人们的记忆中，只记得当年战争时期有八路军的大干部到过这里，土改时也来过穿列宁装的工作队，除此之外，很少能再见到大干部们光顾这里，只有早年跑出去当了红军的冯开选曾经回来过几次，成为这里人们的长久话题，并被当地人引为骄傲。自从冯开选过世后，老百姓都说：要是咱村子能再出几个像老冯那样的大干部就好啦，可惜，再不会



有哩……

先是孩子们跟着围了上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几个。之后，便有抱着光屁股孩子的妇女从家里出来，用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们。后来，老汉们也走了出来，用狐疑的目光盯着他们几个，然后互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好像在说：像……真的很像哩……

几个时辰之后，冯家山犹如一阵风儿传开来一个消息——回来哩！老红军冯开选的七个儿子都回来哩……

一向沉寂的小山村顿然热闹起来。

卷

2

那时神木和府谷合在一起，被称为“神府县”。

神府县的县太爷是前清举人，民国初年，他带着祖上留下的所有积蓄来到西安，几经活动，多方奔走，才买到一个官职。等到他喜滋滋地乘着轿子来到神府县走马上任时，满心欢喜顿时化作一道乌烟——这里的荒凉满目凄然，这里的土地百孔千疮，这里的愚民刁蛮懵懂，这里的气候反复无常，五荒六月仍飞雪，黄沙弥漫不见天。县太爷悲叹之余，挥笔写下一首打油诗《五不该》——

不毛之地，蛮荒之寨，
也敢妄称“神府”，把人儿哄来，
名不副实，实为一不该哉；
六月飞雪，不足为怪，
然七月八月，仍将皮毛儿盖，



阴阳颠倒，实为二不该哉；
垢面蓬头，眼屎儿挂腮，
却敞着怀儿，说是昭君出塞，
美女如斯，实为三不该哉；
茹毛饮血，腥肉膻奶，
更胡服骑射，满嘴喷沫儿白，
苦吾肚皮，实为四不该哉；
七品官帽，谁人不爱？
然落此蛮乡，哪个儿敢戴？
呜呼哀哉，实在是不该不该不该来哉……

虽然那位县太爷的打油诗中不乏夸大调侃的成分，但当时神府县的贫困之状亦可从中窥见一斑。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一场饥荒席卷全县，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灾民们揭竿而起，闯进地主老财家里去吃大户。那当然是一个产生英雄的年代，就在群雄奋起之时，当地诞生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神府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冯开选！

关于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当地有着太多太多的神话般的传说——有人说他使着两把王八盒子，左右开弓，弹无虚发，驰于马上只要潇洒地一甩手，就能将仇敌的眼珠儿打出来，当然，那正是他想要击中的地方；有人说他深谙八卦之道，能准确地预知未来，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他已经知道再过二十年天下江山都归一个姓红的人来掌管；还有人说他有满腹韬略，饱读诗文，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有一个老人亲眼看见当年他娘生他的时候，从天上落下一颗明亮的星辰来，正好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忽然就消失不见了，就在这时，从屋子



里传出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

只有一件事是可以从史料中得到确切证明的，那就是神府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冯开选是在1936年那年参加红军的。等到了1945年，他不但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而且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第四个孩子正躁动于母腹之中，即将出世。可是就在这时，国民党还乡团打了回来，冯开选为掩护群众没来得及撤走，被抓了起来。

长夜如漆，宛如无边无际的黑水在空中回荡着、弥漫着。一间破旧不堪的磨房里，点燃着一堆旺火，将这阴森森的地方映出些许光亮来，却又忽明忽暗，如鬼火般闪烁不定。皮鞭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唢哨着，嘶叫着；老虎凳发出嗜血的吱吱嘎嘎的狞叫声；通红的烙铁由于刚刚舔舐过人肉而开始变得发紫发青，空气中飘荡着一股人肉被焦灼后的味儿……

然而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却并不来自于那地狱一般的磨房，却来自于一间矮小破旧的土屋子里，那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叫喊。此时躺在老虎凳上的冯开选紧闭着嘴巴，不肯发出一点儿声音。他知道他的女人此刻正在家中分娩，正生下他的第四个儿子——他认定一定会是个男孩儿，而且长得会更加像他，因为他的出生本身就被赋予了极有特色的意味儿，当他在这里饱受痛苦熬煎之时，他的第四个儿子降临到人间了，和这比起来，任何皮肉上的痛苦都会黯然失色，任何折磨都是那样的无足轻重，任何摧残都失去了它的力量。他就那样紧紧地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忍受着，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听到第四个儿子降生时所发出的啼哭。

皮鞭声累了，老虎凳乏了，灼热的烙铁也冷却下去，一切似乎都为了那个庄严的时刻而沉静下来。



后半夜,当北斗星最明亮的时候,处于昏迷状态中的冯开选忽然惊醒过来,直着身子想要坐起来。因为他清楚地听见夜空中骤然传来一声婴儿娇嫩的啼哭声。接着,他听见了第二声、第三声……那是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向世界宣布着他的到来,那也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向父辈的敌人宣告着他的存在,似乎是在说:瞧吧,革命者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即使倒下去一个,还有后来人呢!

还乡团的团丁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只是奇怪地望着老虎凳上的苏维埃主席——他的嘴角淌着一缕缕的鲜血,可他却始终在不停地微笑着,这时候他的嘴巴也动了起来,他似乎在喃喃而语,他们谁都听不清他究竟在说着什么。他们以为这个人真是快疯了,现在已经开始了胡乱呓语。

然而,有一人分明是听到了苏维埃主席的喃喃低语的,那就是他那躺在小土屋子里的妻子。她现在已经停住了分娩时阵痛引起的呻吟,安静地望着眼前那个刚刚出世的小生命——他是那样的健壮,那样的富有生命的活力!他大声啼哭着,无所顾忌,显示着充沛的精力和热情;他那一双小腿儿乱蹬着,表示着他对这个寒冷世界的不满和抗议。母亲用怜爱的目光望着他——唉,可惜你的爹爹不能看见你出世了……就在这个时候,冥冥中传来了父亲的呢喃——我知道他已经出世了,我知道!一切尽在我眼中、我心里!好好地把他养活成人吧,他会成为有用之材的,我相信我的儿子会的!于是母亲向着那黑暗的夜空问:你能回来吗?如果你回不来了,就再也不会知道他的小模样儿是多么可爱了!父亲继续着和母亲的对话——不,即使我再也回不来,我也知道我的小四儿是什么样子了,我真的都看到了。母亲相信那冥冥中传来的是真实的声音,她



满心欢喜地问：你快给小四儿起个名字吧！你读过那么多诗书，一定要给他起一个好听的名字！父亲沉吟片刻，然后说：古人以士为荣——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我看就叫他士亮吧？士而高风亮节，长大后做一个革命的斗士、无产阶级的战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勇士，如何？母亲念叨着这个名字：士亮，士亮……

庄严的命名仪式就是在这样一个腥风血雨的夜里完成的。生与死在那一刻都显示了她不同寻常的意义！生命的延续使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胜了皮肉上的一切痛苦，超越了自身，使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个新的升华；而那夜降生的孩子，却正是因为在这极为特殊的时刻出生，而使他的一生赋予了不同凡响的意义，这一切将在他今后的生活中起到深刻的作用。

数日后，当还乡团将神府县的第一任苏维埃主席拉出去，正要处死示众时，忽然间枪声大作，一支解放军的队伍犹如神兵从天而降，将还乡团击毙，并从绞架上将冯开选救了下来……

此后，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冯开选跟随着我们的部队转战鄂尔多斯，参加了解放东胜的战役。当东胜解放后，他又成了那里的第一任县长、县委书记……

3

冯家山在一声雄鸡高亢的啼鸣声中醒来了，于是，一幢幢农舍的烟囱上冒出了一缕缕淡青色的炊烟，有的人家的狗吠叫起来，有的人家的牛哞哞地吼起来，有的人家的马或者骡子



被牵出圈来，套上车，在主人一声慵懒的悠长的吆喝声中慢慢地向田野走去。

一切都是那样古朴而自然，一切还是那样节奏缓慢，悠闲自得。已经在山村和田地里四下转了一个圈子的冯士亮现在正朝着村头走去。多年来他有个好习惯，那就是不管前天夜里睡得有多晚，第二天准能一大早起来，到室外去活动一个时辰。当年在黄河边儿上拉纤时是这样，后来到清水河当县长、书记时也是这样，再后来到西部那个大工业城市当市长的时候还是这样，只要早起在各处转悠一遍，他的头脑会更加清醒，思维会更加敏捷，精力也会更加充沛；最主要的是，借着四下走动，他能得到许多第一手材料，把平时忙得顾不上看的一些东西都看到了，把平时来不及想的问题能好好想上一遍，于是这一天要干些什么也就马上有了头绪。

可以说他在冯家山所目睹到的一切都使他感到震惊，甚至于心痛——眼下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哪个地方不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往昔贫穷的角落也都在现实的变革中越来越富裕，奔小康早已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许多地方成为现实。可这里呢？在他的家乡，一切几乎都还是老样子！他能看得出来——贫困依然是这里赶不走的天敌！昨天晚上，他和几个当年和父亲一起闹革命的父老乡亲进行了一番交谈，从他们口中得知到现在贫穷依然是缠绕在他们身上的一团驱之不散的阴影，从他们的生活状况中可以看出他们还在过着苦日子，不说别的，就说吃水，村子里没有一眼井，只得赶着毛驴车到村子外面去拉水。

当他走到村口时，果然看见一个大爷正赶着小毛驴车向村子外面走去。他赶了几步追上去，热情地向那位老汉打着招